

我们光荣瑰丽的70年文学华章

□曾镇南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大会发来了贺电。在贺电中，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了如此庄严、如此美好的祝词，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揭开了序章：

“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大会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

新中国文学的光荣而瑰丽的历史进程就这样开始了。

—

新中国有如一轮红日升起在世界的东方，文学，正像映衬红日的片片彩霞，在阳光的金线的编织渲染下，汇聚成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一天云锦，谱写出歌颂人民功业的灿烂华章。

流云奔星交驰的天幕上，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飞翔翱翔，永是生动，永是展开，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分明，完整，正是鲁迅憧憬追踪的“好的故事”，在万里河奔、千里山立的祖国大地上显现。

在为白桦作《孩儿塔》序中，他欣悦地眺望的“东方的微光”，已经变成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图画，画外音是带来“黎明的通知”的诗人，半生呕心沥血唱出的“光的赞歌”。他警觉地谛听的“林中的响箭”，已经变成了震动“小小寰球”的“两弹一星”，踏平东海万顷浪，雄峙南海千里疆的舰阵。他在“寒凝大地发春华”中发现的“冬末的萌芽”，已经长成了林海雪原中的参天大树，大江南北的山花烂漫，杨柳妖娆。他庄严地为之礼赞的“进军的第一步”，已经在几代共和国儿女的新的长征中，留下了接续奋斗、埋头践履的长长的脚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祖国一起走过，永远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蠢”，“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二

新中国的文学，伴随着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步伐前行。理想信念，是文学事业的灵魂，宗旨使命，是我们文学发展的引线，优秀作品，是我们作家劳动和心血的结晶。

“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响彻在我们的征程，时时如电光石火，溅出作家灵感的火星，久久为功地锤炼着作家的足力、笔力，骨气、韧性，为一大批至今仍然碑在众口的优秀作品催生。

请看长篇小说之林中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

《红旗谱》《红日》《红岩》和《创业史》，《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和《山乡巨变》，这里描绘了人民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英雄谱系，这里记录了农村社会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心理类型，这里塑造了一个长长的人物画廊：朱老忠、沈振新、江竹筠、周大勇、杨子荣、林道静，还有梁生宝和邓秀梅……这些形象自不待言，就连那个把“革命”绣在肚兜上的农村姑娘春兰，还有那个热情大胆的追求爱情的盛淑君，即使只是很少笔墨中的一闪现，不也像星星留在人们文学记忆的天空？

请再看看各种文学体裁中的名篇吧——它们没有包括在人们熟知的文学史概述的“俗称”里，

但它们为广大读者熟知和喜爱的程度，评说起来却也是无遑多让的。且不说当代散文三大家中的杨朔、刘白羽和秦牧，也不数诗坛三大佬中的冯至、艾青和臧克家，就说《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的作者孙犁吧，从《动荡的年代》到《在和平的日子里》，从《工作着是美丽的》到《我们播种爱情》，从《苦菜花》《迎春花》到《白兰花》《百合花》，从《雷锋之歌》到《李大钊》《欧阳海之歌》，从《阳光灿烂照天山》到《艳阳天》，从《雁飞塞北》到《北国草》，从《小城春秋》到《风雨桐江》，从《大波》到《六十年的变迁》……作者是谁？也许一时说不出，篇名熠熠生辉，无需到忘川里打捞。

三

在《东方》的《三千里江山》上，我们曾噙着热泪追踪《谁是最可爱的人》；遥望南天，注目凝视《高山下的花环》和沉郁苍凉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这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双壁，光凝丹霞，气壮山河，魂偕日月，也曾伴我们经历了一次荡涤凡尘的心灵净化。

还有反映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和文学丰碑——《野葫芦引》和《战争和人》，以其严谨的历史真实与永恒的艺术魅力，

成为我们可以交给子孙后代的法宝：这是由战争记忆铸成的保卫祖国的盾牌，这是由史的清光和诗的透镜熔铸成的，可以鉴往知今，照亮明天的通鉴。

在《向困难进军》的建设者、改革者行列中，《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曾吸引我们热切的目光。

我们为《北方的河》《迷人的海》那雄深、道丽、莽荡的美所震撼，也会在《沉重的翅膀》和《哥德巴赫猜想》中，聆听到先行者在改革的涛头向科学的春天奋飞的呐喊声。在《平凡的世界》展开的跌宕多艰的《人生》里，那些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年轻人的命运，又是怎样牵动、激动着我们的心啊。

呵，《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乡场上》，呵，那些《河的子孙》与《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里的农民形象，那些《人到中年》里的知识分子典型，那些《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丹凤眼》《哦，香雪》里的女性形象，所有这些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在大时代的转折和巨变中，我们一路栉风沐雨、殊途同归，向着美好的生活、光明的前程奋然前行。

偶一驻足回眸，在《内蒙古访古》拉开的世界历史帷幕后，我们看到了泣血沉吟的《蔡文姬》、义薄云天的《关汉卿》，曾经在血战中冲决了一个封建王朝的根基最终却又功败垂成的《李自成》，祖国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史，借着文学的舟楫，涓涓滴滴，也注入了我们的心河，积淀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

念天地之悠悠，欣旧邦之新命，从昨天到今天，从今天向未来，文学和我的祖国一起走过。

所有这些新中国文学的名篇佳作，都在时代潮流的推送下，越过一座座时间的峰峦，奔赴到我们眼底，把一幅幅时代生活的画卷打开在我们面前。正如茅盾以他文学评论的如椽大笔所写的：它们所描绘的生活，既有挥斥风雷的一面，也有云蒸霞蔚的一面；既有拔山倒海的一面，也有错彩镂金的一面。它们所弹奏的心曲，既有清扬婉转的柔调，也有激越高亢的急拍。它们所运用的文学技巧，既能以金钲羯鼓写风云变色的壮丽，



也能用锦瑟银筝传花前月下的清雅。

它们的笔力犀利、雄健，揭露妖魔，燃犀烛怪，能针针见血；歌颂英雄，礼赞人民，可谓字字珠玑。它们的文气盈沛，气盛则言宜。既能像横裂据鞍，千人辟易，也能像岁时伏腊，欢腾原野；既能横眉怒目写斗争的艰苦，也能眉开眼笑写胜利的欢乐；既能塑造人物，熔铸典型，也善于渲染气氛；既能写江山之多娇，也能写厂矿的雄伟。时代的新变如雷奔电掣，日新月异，大地的色彩如天工调和，变幻无穷，我们的文学要多备几份笔墨以追随时代，巡礼大地，

不断谱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绘状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以审美的方式，艺术的姿态，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走过。

【注】：文中提到的当代文学作品依序为：

艾青《光的赞歌》（长诗）、梁斌《红旗谱》、吴强《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红岩》、杜鹏程《保卫延安》、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周立波《山乡巨变》、孙犁《风云初记》《铁木前传》（中篇小说）、闻捷《复仇的火焰·动荡的年代》（长诗）、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篇小说）、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冯德英《苦菜花》《迎春花》、乔林《白兰花》（长诗）、茹志鹂《百合花》（短篇小说）、贺敬之《雷锋之歌》（长诗）、臧克家《李大钊》（长诗）、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碧野《阳光灿烂照天山》、浩然《艳阳天》、林子《雁飞塞北》、从维熙《北国草》、高云览《小城春秋》、司马文森《风雨桐江》、李劫人《大波》、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魏巍《东方》、杨朔《三千里江山》、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通讯散文）、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篇小说）、宗璞《野葫芦引》（含《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王火《战争和人》（含《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郭小川《向困难进军》（长诗）、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短篇小说）、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篇小说）、邓刚《迷人的海》（中篇小说）、张洁《沉重的翅膀》、徐迟《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路遥《平凡的世界》《人生》（中篇小说）、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短篇小说）、何士光《乡场上》（短篇小说）、张贤亮《河的子孙》（中篇小说）、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短篇小说）、谌容《人到中年》（中篇小说）、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建功《丹凤眼》（短篇小说）、铁凝《哦，香雪》（短篇小说）、翦伯赞《内蒙古访古》（散文）、郭沫若《蔡文姬》（历史剧）、田汉《关汉卿》（历史剧）、姚雪垠《李自成》、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文论）（未注明体裁者均为长篇小说）

南新，一个最春天的词汇

□龚学敏

2011年8月22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曾在临南新村视察，并对新农村建设提出重要指示。当时习近平曾感慨，这就是自己理想中的新农村。

春风把一个叫做南新的词，捧在手里，轻轻一揉，桃花成为一本书，一本叫做新农村的书，最理想的封面。

用草蓐翻开一页，一颗颗的幸福，像是写满整个田园的祝愿，红色的祝愿，给走过的时间讲述内心的甘甜。

用杨梅翻开一页，一粒粒的希望，像是挂满整个天空的喜悦，红色的喜悦，给叮嚀过的声音表达满腔的欢乐。

香樟树被一句话和煦地一拂，南新便由一个村字，孵化成为一个叫做社区的词。

黄橘兰被一句话温暖地一握，

南新便从一代代人关于幸福的梦想，成为新时代最绚丽的现实。

一丛丛的竹林，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是关于新农村的词典中，最绿色的句子，正在演绎环境最生态的未来。

一条条的柏油路面，沟通着联体别墅，是关于新农村的词典中，最优美的楹联，正在抒写未来最动人的华章。

春风把这句“最理想的新农村”，惦记在心里，轻轻一念，就成了一座城市最美好的一个词，一个最春天的词，一个最新的词，然后，被风一吹，便成了今天的南新。

中国，中国

□田 湘

从甲骨文开始，我有一个汉字的中国，横竖为山为土，点滴为江河草木，一撇一捺勾勒出一个大写的人，他站立的地方叫中国。

从诗经开始，我有一个诗歌的中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依次唱来，平平仄仄的诗词歌赋叫中国。

从春秋开始，我有一个思想的中国，孔子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横空出世，儒家道家法家杂家纵横捭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度叫中国。

造纸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地叫中国，火树银花的不夜天叫中国，指南针认定的东方叫中国。

黄山泰山珠穆朗玛峰叫中国，长江黄河大运河叫中国，不倒的万里长城叫中国，丝绸之路上行走的车队叫中国，二万五千里红军的长征叫中国。

强大的中国，也是多难的中国，而今的中国梦正是那强国之梦，天上有北斗地上有高铁海上有巨轮，五十六个民族团结的力量谁又能撼动，乾坤朗朗，一带一路连通世界，万丈阳光普照东方巨龙，这就是我的中国。

血脉的源根

□谢宜兴

从一条古道出发，我们终将融入苍茫，这是成长的宿命！在广袤的大地上，除了母亲，还有谁炊烟一样站在高处了，还踮起脚尖把去路上的我们眺望。

望成一片树叶一颗水珠。风筝一样，渐行渐远心渐疼。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我们的心越扯越紧。忍不住回头，听见月光下响起一首叫乡愁的谣曲。

离家经年，我们就是唐诗里的游子，肤发之外，母亲给打上水土的胎记，身体中的暗河静夜里接通故园的地脉，祖先长眠的地方乡音氤氲着记忆。

一张热血绵延的脉网，世世代代，共育了一树繁茂、会呼吸的谱系，一根剪不断的脐带连着母亲和家园，那个叫祖国的地方有我们血脉的源根。

根深叶茂，我们的目光足迹向外伸展，心却始终向内归拢。无论多老多远，都跨不过一个词：叶落归根，那离家的热血从静脉重新回到心脏。